

走动的石人

——哈萨克当代短篇小说选

● 张孝华 萧嗣文 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走动的石人

——哈萨克当代短篇小说选

张孝华 萧嗣文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走动的石人
——哈萨克当代短篇小说选
张孝华 萧嗣文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邮政编码830001)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插页 21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28-01904-0/I·641 定价:4.70元

哈萨克族当代小说发展的新生态

(代序)

陈柏中

一

如果不离开哈萨克族当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史,那么我们会欣喜地发现,摆在面前的这本《走动的石人》——哈萨克当代短篇小说选,不仅集中展现了近年来哈萨克族短篇小说创作的最新成果,而且生动显示着一个民族的小说创作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从浅显到深邃的异乎寻常的发展速度。

作为草原民族的哈萨克是一个诗化的民族。他们从生到死都沉浸在民间诗歌的海洋里;从英雄传奇到日常生活都化为诗歌在草原上世代吟唱。到三四十 年代刚刚萌蘖的我国哈萨克族现代书面文学,给我们留下来的也是唐加勒克、阿斯哈尔、库尔班阿里等著名诗人的名字。50 年代中期,我们读到了被认为是哈萨克族当代小说的发轫之作——《起点》(作者:郝斯力汗),尽管这篇以牧业合作化为题材的小说,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演绎主题的流行写法,但在当时还真可说是“一枝独秀”。从这个“起点”出发,已走过了30多年的曲折历程,哈萨克族小说创作同样在时代的风雨中几度枯荣,终究在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勃发出旺盛的生机,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如今已似夏日草原上的簇簇野花,开放得绚烂多姿了。

据我所知,《走动的石人》是第一部译成汉文出版的哈萨克族小说选集。它选入了22位小说家的26篇近作,大体上可以代表近年来哈萨克族短篇小说创作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准,所呈现的发展态势。我们从中不仅看到了一个由不同年龄层次构成的阵容可观的哈萨克小说创作群体,而且看到了这个群体在小说艺术创作上的多方面探索 and 追求,自然形成了一个民族小说发展的多样化景观。这里,我不可能逐篇谈论集子中的作品,只能择取其中少数篇章,作一点未必准确的例证性分析。

二

我首先想说的是中年小说家朱玛拜的《随意捡来的故事》,这是由三个各自独立的精悍的短篇组成的。它那种独特的写法和独到的深度在集子里显得相当突出。故事的素材显然来自古老的哈萨克民间传说,但渗透其中的却是作者富有现代感的开阔的审美意识。我想不妨把它称为哈萨克人的现代寓言。《棕牛》和《白马》,是用一种简洁、从容的语调,叙述了这两种草原动物内涵不同却同样惊心动魄的生命悲剧。小棕牛受尽主人虐待,又惨死在同类的锐角和铁蹄之下;牛群残杀了自己的同类,又为“死难者”哀哀嚎丧,而最终仍无法逃脱相继死去的厄运。作者只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种残酷的景象和结局,而寓指什么,却要读者自己去联想和思索。《白马》的寓意似要显豁一些。哈吉拜家族引为自豪的纯种白马群的衰落,受牧人诱骗而与同种交配的白公马的跳崖自杀,似乎给我们设置了一个无法逃脱的“怪圈”:好马是禁忌与同种交配的,而杂交又必然带来纯种马的消亡。这是一首纯粹而高贵的物种走向衰亡的无可奈何的挽歌。如果说牛群的惨死是恶的报应,那么白马的跳崖则是美的毁灭,不论是以牛喻人,还是以人观马,作者都是从人和动物的对应关系中,引发读者去思考民族或人类面临的某种生存困境。这里既蕴含着作者对草原民族

生存前景的深深忧患，同时又完全可以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去联想人类社会中不断发生的种种生存悲剧。可以说，小说具有某种警戒和启示的意味。

比较之下，另一篇《蓝雪》则多少给了我们一种心灵慰安。因为作者从哈萨克古老的风俗中透视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某些健康美好的基质。新寡的胡尔丽海莺因另觅新欢而受到“夯水”的惩罚；而一个月后，这对恋人又被允许结婚，那些“审判”他们的部落头人和长者都前来祝福，和新人一起喝了洗过银戒指的蜜糖水。这种奇异的风俗似乎既维护了道德，安慰了亡灵，而又给活着的人以宽容和幸福。对照某些汉族农村曾经有过的“沉潭”一类恶俗，不难窥见草原民族宽厚、舒展、灵活、富有人情味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差异于此也可见一斑。这里，显示出作者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既有批判又有肯定的新的理解。作品几乎是用一种精粹、优雅的语调，描述一种应该说相当悲惨的场景，从中升腾起温和的诗意氛围。你看这段描写，

被夯水的是个身穿半截袖长裙和长坎肩的女人。她年轻、美丽，像鲜乳一样白嫩……那两个大汉嘴里念念有词：“长头发的魔鬼！幽灵！这就是对你的惩罚！”他们把女人从半米深的冰窟窿里拽出来，然后又噗咚一声放下去。她一对辫梢上挂着的银币，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坠下去，在冰窟窿口那儿一闪一闪的……

雪后的牧村，丛林的小河边，乡邻们就这样默默地围观这场威严的“审判”，而这对青年人则为了一时的“狂热和甜蜜”而默默地忍受“惩罚”。这里，一种残酷的东西和温情的东西融合在一起了，给了人复杂的审美感受。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用一种当代审美意识观照古老风俗的结果。

这三篇小说的共同特征，可说是赋予古老的传说和风俗以新的寓意象征。那种叙述的简洁、优美、从容和被叙述的场景的惨烈、悲壮、紧张形成鲜明的反差，那种从描述中升腾起来的浓烈的草原文化氛围，那种故事背后深藏着的模糊而多义的象征意蕴，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阅读经验和审美的距离感。我想，正是作者（创作主体）观照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方式，使这三篇小说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就其所达到的艺术水准来说，把它和当代那些最精粹的短篇小说放在一起，我以为是毫不逊色的。

三

乌拉孜汗和贾克色勒克也是两位卓有成就的中年小说家。从选入这个集子的四篇作品来看，他们有着这样的共同点：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写法，贴近时代生活的变化，关注哈萨克族普通人的命运；从艺术思维来说，他们都没有摆脱那种善恶相斥、美丑对比的“一体两极”的习惯性思维定势。他们小说的某种新意，与其说来自创作题旨和艺术思维，不如说来自他们独特的切入生活的角度和独特的表达方式。

乌拉孜汗善于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来审视时代生活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探索人们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的变化，发掘人性中美好的感情。《婚礼之夜》写的是司空见惯的逃婚故事，但作者没有停留在一般地揭露买卖婚姻、肯定爱情自由的固定模式上，而是从一个邻居孩子的心目中写出了维护美好事物而取得的胜利。这里真正的主人公是大孩子彼肯塔依，他那种朦胧而纯真的少年情怀，为美丽的库兰姑娘出嫁而产生的烦恼不平的微妙心绪，在乡邻们默许下帮助恋人逃婚的英勇行为，都被刻划得细致而真切，一个纯真无邪而又自由不羁的牧村少年的形象，活脱脱地站在我们面前。作者把草原的晨昏变幻的迷人景色，把哈萨克族充满情趣的婚俗场面和少年的心理波流交织在一起加以

描绘，更使作品显出一种浓郁的文化色彩和牧歌情调。这样，小说就超出了一般逃婚故事的意义，而升华为对人的美好感情、人的正当权利的礼赞。《人之爱》则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中，写了一对恋人因对人生价值的不同追求而走上了不同的生活之路。尽管小说写得有些冗长、拖沓和直露，但结尾却是意味深长的：已经获得权力和地位的“我”，原是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隐蔽心情去看望已经卧病在床的早年恋人的，却想不到过着清贫生活的阿利娅却获得了真正的爱情、温暖和家庭幸福，而“我”的心头却浮起一种悔恨、自责，深深感到人世间最珍贵东西的失落……。这样的题旨自然不能算新颖和独到，但作者用一种细腻的抒情笔触，紧扣时代生活的变迁，写出了人性的扭曲和复苏，人的感情的矛盾和复杂，既有对人间真情的渴求和呼唤，又有对那种把权势看得重于一切的价值观的否定，读来仍有一种动人的艺术力量。

贾克色勒克有一支幽默而辛辣的笔，他的小说更多地着眼于现实生活中某些荒谬、丑陋的现象，但他不是那种表面的简单的暴露，也不是那种怒气冲冲的尖刻的谴责，而是从人物的性格、心理、行为的自然发展中，造成一种尴尬的处境、一种幽默的情势，通过人物的自责、自嘲、自我忏悔，让读者去思考这种荒谬现象背后的生活底蕴。《卡米达和她丈夫的耳朵》是从今天的眼光，去回顾十年浩劫在人心灵深处烙下的浓重阴影。丈夫的一只残耳成为卡米达的一块心病，但当谜底揭开，她发现这只残耳正是自己当年狂热的勇敢行为留下的“纪念”。我们从人物愧悔交加的无声的呻吟中，不能不重新唤起恶梦般的回忆和对今日生活的珍惜。如果说这篇小说的立意未免有“未曾相识”之感，那么另一篇《漏》却对生活有着更多新的发现和开掘。局长是为了堵塞经费上的“漏洞”，才派“我”去查询边远牧村的退休教师托克塔吾拜是否还活着，而“我”看到的是这位为培养人才熬干心血的

老教师住在到处“漏”雨的破房里……。 “我”的羞愧和自责，老教师的执著和爽朗，局长的冷漠和官腔，都是在不动声色的对比描写中自然呈现的，却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促使你去思索隐藏在这种分配不公现象后面的对人的价值的漠视——那真正“漏”掉的恰恰是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贾克色勒克的小说写得干净精炼，具有幽默情趣，讲究构思的奇巧，往往有一种内在的讽刺意味。但或许过分地追求“巧合”和“双关”，匠心太过则伤其真，也会对更丰盈更广阔地展示生活带来某种局限。

作为50年代开始写作的哈萨克族第一代小说家，乌拉孜汗和贾克色勒克都有着自觉的社会责任感，都坚持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而且都是从哈萨克族底层人民生活中发掘题材和人物，但他们又决不墨守陈规，作茧自缚。仅从上述四篇小说就可看出，他们至今仍在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海洋中，寻求着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支撑点，自己的主题和形式，自己最佳的创作方式，从而逐步形成独特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风格。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在同辈作家中显出更多的创作活力，他们的作品为什么能赢得不同民族作者喜爱的真正原因。

四

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味和审美愉悦的，还有几位青年小说家的作品。特别是艾克拜尔·米吉提和叶尔克西的新作，足以代表新生代哈萨克族作家勇于探索的锐气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既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又更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学、世界文学（包括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们被称为新一代的“双语作家”，能用母语和汉语直接阅读和写作，这不仅为他们广泛吸取先进文化的滋养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特殊的优势——在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参照中来艺术地把握世界和审视本民族的生存形态。他们带着草原文化的精神血脉走向了更

广大的世界，具有更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审美眼光。创造崭新的哈萨克族当代文学的希望正在他们身上。

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名字早已为全国文学界所熟悉。他的处女作《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曾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创作的起点高，准备充分，更可贵的是他从未停止过探索的脚步。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能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作为本书题名的《走动的石人》，就是一篇寓意深远的精粹之作。在短短5000字的篇幅里，作者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了草原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冲撞。伫立在夏甫柯河上游的千古石人，显然象征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和神灵崇拜；而石人所以会走动，则牵引着草原的历史变迁和人的价值观念的演化。牧民耶斯姆别克恶梦连连，归因于自己把石人搬回了家；白须长者视石人为“保护我们这方人畜山川安宁”的“圣人”，道出了向石人敬献“彩条”的虔诚者的信仰；而随文物普查队来到草原的孔所长，则用一种纯客观的眼光把石人仅仅看作历史遗迹——学术研究的对象。作者把对待石人态度上的三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了十分巧妙的对照，既写出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之风的难以阻遏，又写出了宁静、悠远、带有神秘色彩的草原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深深惋惜。在平静、冷峻的叙述中掩盖着作者内心的不平静。作品接触到的是一个巨大的主题——那就是草原古朴生活的魅力和现代文明之间的两难选择。只是作者给我们提供的是某种思索生活的契机，而不是也不可能是现代的结论。作品用层层象征的手法，造成多重意象的叠加和寓意的深邃；而那种悠长、含蓄、舒缓的叙述语调，那种富有音乐旋律感的结构方式，又升腾起一种和草原情调相和谐的充盈的诗意氛围。和艾克拜尔的某些作品一样，初读此篇也会感到过于艰深隐晦，但它的确是耐读的，是富有“意味”的，而作品的“意味”或“韵味”正是久远的文学魅力的表现。只是这种艺术效应的实现需要读者的感悟力、想象力、鉴赏

力相应配合。这也就是艾克拜尔的小说既“做出了自己的独特提供”（王蒙语），又难于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引起共振的原因之一吧！

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艾克拜尔的另一篇小说《车祸》，几乎完全换了一种写法——一种逼真的现场感和精细的写实风格。作品写年轻的哈萨克族司机带着少女一路同行，写景，写吃，写性的吸引和克制，写车祸的发生，最后是伤愈后的重逢……一反《走动的石人》那种匠心和巧思，但你掩卷沉思，却有一种怦然心动的人生感悟。作者把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放在一种寂寞而流动的旅途生活中，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环境和心理气氛。而把年轻司机的生理感觉和心理体验结合起来描写，丝毫不回避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灵与肉的内在冲突，不回避那种情欲的冲动和压抑带来的焦灼状态，这不只是在哈萨克族小说就是在当前整个小说创作中恐怕也具有某种“先锋”色彩。作品并未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写姑娘对自然美的惊喜发现和陶醉，司机却更多地从姑娘身上发现人的单纯美，于是他们彼此变得相互关切，心境也变得澄明了。可是，一对青年男女深更半夜同车而行，又同遭车祸，不要说世俗的眼光，就按习惯推测，也会怀疑成一桩“桃色事件”。伤愈后的司机怀着自己也说不清的动机找到了不知姓名的姑娘，姑娘说：“我只告诉他们，您不是那样的人……”这一对在路途中邂逅的青年人可能从此分手了，但这段生活经历包括姑娘的这句话却会在他们人生的长途中烙下深深的印记——那种从人的本能中升华起来的美好人性，那种没有附加条件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信托，是永远值得珍贵的。写到这里，我们看到了艾克拜尔小说的异中之同：在多变的写法和多样的格调中，总是在寻求一种新鲜的诗意，一种纯真的美，一种人性中的光明。在艺术表达上，他似乎越来越力求把具象描写的逼真、精细和抽象题旨的朦胧、空灵统一起来，寓象征于写实之中，取得一种含蓄

的、意味深长的审美效果。

以上分析大体上也适合于叶尔克西，不同的是她那种具有女性特点的细腻而又别致的观察，委婉而抒情的笔调，往往用来表现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错中的哈萨克人的文化心态。《额尔齐斯河小调》是她刚刚步入文苑的最初的作品，似还带着一种纯朴的稚气。老奶奶既离不开自由、舒展的放牧生活，又为亲人的相继离去而忍受感情失落的痛苦；她的微妙的心绪被笼罩在淡淡的哀伤气氛中，形成一种惘然若失的情调。我们感受到的仍是现代文明对草原生活的冲击在特定人物心灵屏幕上的阴影。《阳坡·夏至·金河》中的三个故事，可以被看作更为自觉的文化心态小说。《阳坡》中那个像古代乌孙武士般威风凛凛，又一辈子没儿没女的朱马尔特老人，竟然异想天开地自己“导演”了一幕死的“预习”，是一时糊涂？是开玩笑？是对亲友的试探？这个老人的内心世界真像神秘的夜空一样深不可测。我们隐隐感到的只是老人对待“死”的既坦然又执著的态度，那种生生死死都紧贴大自然怀抱的草原民族的独特心态。《夏至》中年仅13岁的小伙子，只因在初恋姑娘面前的一次失态，竟用刀子割破了自己的脖颈。让小伙子十年后回顾这段经历，似在笑声中去反视自身，反视那种极度的自尊性和羞耻感造成的幼稚行为。而在这种行为背后分明隐藏着草原民族独特心理结构的某一侧面。小说采用时空交错、视角变换的现代手法，更造成一种扑朔迷离的效果。《金河》写青年牧民巴合达特一家听说洪水冲走了哈萨克族的淘金汉，引起的不只是几声叹息，而是跃跃欲试的对财富的企盼……这种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牧民心态的失衡和骚动，就像泛滥的河水一样，具有现实的流动感和迷惘感。这几篇故事叙述语言的别致，结构方式的新颖，文化意味的隽永，较好地表现了人物隐蔽而曲折的心态，比起《额尔齐斯河小调》来在艺术上有着大幅度的跨进。

无独有偶，另一位刚踏入文坛的青年小说家沃拉孜别克的《山坳里的风》，也是由三则生活故事组成的，同样致力于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态的展示。比较而言，他的作品取材更富现实感，叙述方式更接近民间故事，而题旨却仍然是模糊的。特别是《双生羔》一篇，较深地触及了人物自身的灵魂冲突。那种被“双生羔”刺激起来的发财致富的欲望，那种亲人之间紧张而又难言的阴郁气氛，那种既依恋于安恬和美的天伦之乐又不能不分家的复杂心绪，都透过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被表现得细致而富有层次感。作者似乎想在财富和亲情之间找到某种合力，但找到的也只是无力的自我安慰：“不管走到哪儿，我和弟弟之间充满爱的回忆是长存的。”作为起步不久的青年作者，能写出这样语言简练而内涵相当丰富的作品，是令人高兴的。

应该感谢为本书付出大量心血的译者和编者，由于他们严格认真的选择，使这本书的作品保持了相当整齐的质量，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具有时代新意和民族特色，且大都在全国和自治区各类文学评奖中获过奖。例如：以刻画敏感、纯真的儿童心理见长的儿童小说《长满蒿草的原野》（作者：夏木斯·库马尔）；表现民间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女音乐家成长的抒情体小说《如诉的琴声》（作者：贾合甫·米尔扎汗）；敢于探索新的爱情观，正面表现复杂、微妙而动盈不宁的感情世界的爱情小说《惑》（作者：哈帕尔·贝拉尔）；笔触犀利的政治讽刺小说《愿太阳永在》（作者：阿不旦拜·巴捷耶夫）；涉及“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这一人类重大主题，发出保护草原生存环境的庄严呼唤的《喂，神枪手》（作者：穆合麦提拜·巴依吉格提）等等，都可以说各具新意，各有千秋。限于篇幅，恕我无法一一展开分析和评估了。

五

这篇拖沓的漫评早该打住了，但我又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发几句画蛇添足式的感想。在阅读过程中，给我启迪最深，也令我思索最多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文学的多样化的实质是什么？除了作品题材、主题、形式、手法、风格的多样化外，我觉得主要还在于创作主体思想观念的解放，艺术个性的充分发挥。因为只有每一个作家都充分展示出其独创性，才能构成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的面貌。这本选集里的作品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哈萨克族当代小说的多样化景，观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时代和民族生活的丰富性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变化的艺术体现。如果没有作家审美意识、价值尺度、思维方式的变化，如果没有自觉地寻找最适合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那么，恐怕很难产生像朱玛拜、艾克拜尔那种把民族传统和当代意识融为一体而又富有创作个性的作家。因此，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多样化首先是创作主体审视、观照和表现客观世界的方式的多样，也就是作家艺术地把握生活的方式的多样。契诃夫早就指出：“作家的独创性不仅在于风格，而且也在于思维方法、信念及其他。”正是作家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的不同，造成他对生活现象的独特理解和把握，而这正是独创性得以产生的真正奥秘。二是文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并不构成局限性。哈萨克族小说家都成长于偏远的西部草原，他们都有一块形成自己生命经验的最熟悉、最钟情的生存土地，都和这块土地独特的文化形态和传统文化保持着天然的血脉不断的精神联系。但这些并没有局限住他们的文化视野和审美眼光，相反，他们中凡是写得令人难忘的精彩篇章，几乎都是在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上，较深层地开掘出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及其在时代变革中不可避免的变化，形成自己具有独异色彩的艺术情感世界。这

正是他们作品独具的生存价值和审美价值所在。自然对地域民族文化的强调，决不意味着可以封闭自己，可以拒绝汲取人类创造的最新文化成果，而只是说，那种脱离了具体的生存空间和时间，具体的地域环境和文化形态，而去搞什么凌虚蹈空的纯艺术创造，去抽象地谈论“走向世界”的空泛方式，在我看来是此路不通的。我始终相信鲁迅先生的论断：愈是地域的、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文学的永恒只能在具体的形态中产生，文学的生命也只能植根于独特的民族文化土壤。基于这样的看法，我以为哈萨克族当代小说是大有希望的，只要他们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把开放的当代意识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更好地融汇起来，坚定地走自己的路，那么，哈萨克族当代文学走向全国以至走向世界的日子，将不会是遥遥无期的。

1991年9月·乌鲁木齐

目 录

婚礼之夜·····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	(1)
人之爱·····	乌拉孜汗·阿合买提	(16)
走动的石人·····	艾克拜尔·米吉提	(38)
车祸·····	艾克拜尔·米吉提	(47)
随意捡来的故事·····	朱马拜·比拉勒	(68)
卡米达和她丈夫的耳朵·····	贾克色勒克·沙米提	(81)
漏·····	贾克色勒克·沙米提	(90)
如诉的琴声·····	贾合甫·米尔扎汗	(97)
长满蒿草的原野·····	夏木斯·库马尔	(106)
阳坡·夏至·金河·····	叶尔克西·库尔班别克娃	(129)
额尔齐斯河小调·····	叶尔克西·库尔班别克娃	(142)
猎人们·····	卡依洛拉·巴扬拜	(151)
一年之计·····	吐尔森阿里·博斯克尔德	(165)
愿太阳永在·····	阿布旦拜·巴捷耶夫	(186)
山坳里的风·····	沃拉孜别克·贾那布尔	(209)
喂,神枪手·····	穆合麦提拜·巴依吉格提	(222)
惑·····	哈帕尔·贝拉尔	(234)
寻觅·····	卡那德尔·吐尔斯别克	(251)
往事如烟·····	赛依提·萨依达克买提	(274)
玛康的礼物·····	昆盖·木哈江	(282)
虚惊·····	艾尼·沙尔江	(289)
获奖之后·····	玛乌林·玛耶勒巴耶吾	(299)

倾诉.....	凯杰特·加侃(304)
白翳.....	玛买提汗·肖克满(313)
意外的片断.....	吐尔得汗·达拉拜(322)
痛悔.....	夏依苏勒坦·柯孜尔(331)